


DANGDAIGUOJIGUANXIWENTI

● 刘德斌/主编

当代国际关系问题

 吉林大学出版社

当代国际关系问题

刘德斌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国际关系问题/刘德斌主编.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 5

ISBN 7 - 5601 - 2683 - 9

I. 当... II. 刘... III. 国际关系—研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1732 号

当代国际关系问题

刘德斌 主编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会军

封面设计: 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明德路 3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375

字数: 47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1-3 000 册

ISBN 7 - 5601 - 2683 - 9/D·415

定价: 24.50 元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全球化问题	(36)
第一节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问题	(38)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新的时代背景	(50)
第三节 数字鸿沟	(76)
第四节 反全球化问题	(85)
第二章 地区冲突问题	(92)
第一节 巴以冲突	(94)
第二节 印巴冲突	(108)
第三节 巴尔干冲突	(118)
第四节 阿富汗问题	(133)
第五节 朝鲜半岛问题	(139)
第六节 伊拉克战争与库尔德人问题	(151)
第七节 车臣问题	(166)
第八节 非洲种族、部族冲突问题	(173)
第九节 拉美民主化进程中的动荡	(190)
第三章 美国霸权问题	(197)
第一节 美国霸权的崛起	(198)
第二节 美国当前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206)
第三节 软实力：美国霸权的新形式	(214)
第四节 走向新帝国主义？	(227)

第四章 俄罗斯战略走向问题	(236)
第一节 苏联解体冲击波	(238)
第二节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	(258)
第三节 民族特性与未来走向	(271)
第五章 欧洲联合问题	(284)
第一节 回顾欧洲	(286)
第二节 战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	(297)
第三节 欧盟及其外交政策	(310)
第四节 欧洲联合的问题与前景	(321)
第六章 东亚的合作与冲突问题	(331)
第一节 地缘视野中的东亚	(332)
第二节 日本的大国战略选择	(336)
第三节 美国的东亚战略	(349)
第四节 美日中三角关系	(358)
第五节 东亚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363)
第六节 东亚冲突点	(373)
第七章 民族主义问题	(386)
第一节 民族主义的历史起源	(387)
第二节 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	(391)
第三节 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场景	(394)
第四节 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的表现和类型	(399)
第五节 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困境与民族主义 的前景	(406)
第八章 恐怖主义问题	(412)
第一节 恐怖主义的定义与类型	(413)
第二节 恐怖主义的根源	(425)
第三节 全球恐怖活动的新特点与世界反恐措施	(434)
第四节 恐怖主义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448)

第九章 NMD、TMD 与国际军控问题	(460)
第一节 军备控制的概念、历史与作用	(461)
第二节 NMD 与 TMD 问题	(473)
第三节 冷战后国际军控的进展与挑战	(482)
第十章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传媒问题	(498)
第一节 传媒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趋势	(500)
第二节 当代国际传媒	(508)
第三节 国际传媒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526)
第十一章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环境问题	(537)
第一节 当代环境问题的表现及其特点	(538)
第二节 环境问题：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新主题	(545)
第三节 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传统思维的挑战	(558)
结语	(570)
参考文献	(578)
大事年表 (1989 ~ 2003)	(587)
附录一	(598)
附录二	(605)
附录三	(607)
后记	(611)

导 言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当代国际关系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可以说，从政府高级领导人到普通的公务员，从纵横世界的跨国公司 CEO 到本乡本土的小企业主，从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到新一代的大学生、研究生，人们对国际关系问题的关注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遍和深入。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不仅是美英联军与萨达姆政权之间的冲突，不仅是一种新形式的大国外交角力，而且也是全世界亿万人民关注的焦点。反战的呼声响遍世界各地，伊拉克人民的遭遇牵动着不同种族、肤色、性别和年龄的人们的心。伊拉克战事的进展与中东局势的走向，不仅让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寝食难安，而且也成为许多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等每天必谈的共同话题。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在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已经越来越和各国内部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文化方面的发展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与许多国家执政党和在野党地位的变换联系在一起，与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与各国人民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诉求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界限正在模糊，内政与外交的界限正在消失。在这种条件下，对当代国际关系问题的了解就有了前所未有的意义：这种了解不仅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决策者制定大政方针的基本前提，而且也已经成为每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个人改

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设计自己的成长道路或拓展自己已有事业的必要手段。正是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我们撰写了这本《当代国际关系问题》。

学术界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指的是1945年以来的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一种界定显然已经脱离了客观实际。因为冷战的终结使二战结束之后的世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开启了国际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期。因此，本书所要讨论的“当代国际关系”主要指的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人们一般把1989年东欧巨变或1991年苏联解体视为冷战终结的标志。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国际关系的变化不断地超出人们的预料，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也就成了一个不断延伸的课题。这种情况说明人们已经难以再用传统的眼光来分辨和看待冷战后的世界了。为此，本书把冷战后短短十余年间国际关系波澜起伏的发展变化，归纳成11个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的问题，以使读者能够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和认识。这11个问题是：全球化问题、地区冲突问题、美国霸权问题、俄罗斯战略走向问题、欧洲联合问题、东亚的冲突与合作问题、民族主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TMD、NMD与国际安全问题、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国际传媒问题和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环境问题。

一

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延续，而是一种体系性的变革。在冷战结束之前，国际关系体系已经大致经历了四次历史性的变换。这四次历史性变换，构成了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宏观历史背景。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出现标

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的缘起。这一年，结束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破除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瓦解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德意志各诸侯邦获得了主权和独立，欧洲政治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格局。主权国家从此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先是以世俗“君主国”的形式出现，后来又发展成“民族国家”；它先是成为西方列强组织自己的一种手段，后来又发展成亚非拉人民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压迫的奋斗目标。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之前，欧洲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由罗马天主教会和诸多封建主联合统治的邦国林立、纷争不已的“欧洲秩序”。以政治分裂为特征的欧洲秩序、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和以奥斯曼帝国为中心的穆斯林世界，共同构成了当时欧亚大陆上的三大国家体系。它们各具特色，相对隔离。对比欧洲秩序，东方的帝国规模庞大，组织有序。但正是“无序”的欧洲孕育了现代主权国家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同时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突出特点，就是主权国家构成国际体系的基本实体和大国（最初主要是欧洲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和霸权争夺。战争是当时国际关系的常态。战争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财富和权力，没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但战争总体上在欧陆大国之间维持了一种力量的平衡。通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荷战争”、“北方大战”和“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俄奥普三次瓜分波兰战争、俄土战争和奥土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普奥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等，西班牙、荷兰、瑞典、波兰和土耳其等相继退出欧洲国际关系中心舞台，俄罗斯和普鲁士相继崛起，与英国、法国和奥地利构成欧洲五强，主导着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当时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并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先后在上击败西班牙、荷兰和法国，成为首屈一指的海

上强国、殖民大国，同时又通过“光辉孤立”政策而在欧洲列强间充当平衡者和仲裁者的角色。法国是欧洲大陆的霸权国家，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以其雄厚的财政收入和庞大的常备军队而成为欧洲政治核心，法国宫廷生活（包括法语）成为其他欧洲专制国家社会上层羡慕、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依然顶着“神圣罗马帝国”沉重头衔的奥地利通过奥土战争吞并了匈牙利，成为一个多民族帝国，但它对德意志内部事务的干预能力越来越弱。与此同时，普鲁士却因其领导人杰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而逐渐崛起为欧洲强国，达到在德意志内部能与奥地利分庭抗礼的地步。俄罗斯经过几代大公和沙皇的努力之后，特别是彼得大帝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治理，从东欧平原的一个公国成长为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乘英法奥普俄为树立和巩固它们在欧洲的强国地位而东征西讨时，1789年美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成功地获得了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的欧洲人对此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新兴的共和国会在一百多年以后两次成为欧洲命运的摆布者。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代表着欧洲走出中世纪的步履，而这一步履事实上促成了一场全球变局。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支配欧洲的17、18世纪，资本主义开始在西欧蓬勃兴起，工业革命首先把西方与东方分离。尽管当时的欧洲五强没有一个能与康乾盛世（1661~1796）时的中国在经济、军事乃至文化力量上相对比，但它们却在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不断地用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和武器武装起来，并且开始向全世界出击。古老、庞大乃至无敌的东方帝国因为封闭、自满和麻木而衰落，纷乱、新兴乃至渺小而拥挤的西方（英国的领土仅及当时中国领土的15%；欧洲大陆当时居住着一百多个主权实体）却因开放、贪婪和不断的进取而兴起。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兴起，穆斯林世界衰落了，东亚封贡体系解体

了。到了维也纳体系时期，它们几乎都沦落成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维也纳体系 1814年，维也纳体系取代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欧洲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维也纳体系是欧洲国家在围剿法国革命、击败拿破仑帝国和恢复欧洲旧秩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推翻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而且以其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理念和民族主义号召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秩序。维也纳会议以“正统原则”来恢复被推翻的封建王朝，以“补偿原则”来协调各君主国的利益范围，以“均势原则”来维持各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开始了一个所谓的均势“黄金”时期。许多西方学者，特别是基辛格博士，都非常欣赏维也纳体系所制造的均势，认为它为战乱不已的欧洲制造了一个世纪（只是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有所中断）的和平。^①不可否认，欧洲列强正是在这“最持久的和平”中蓬勃发展起来的，并把它们的势力拓展到全世界，成为世界的主宰。但是，在“和平”的表层下面，是革命的不时涌动与喷发；是民族主义的发展与蔓延；是工业革命促成的战争手段和方式的升级与变革；是欧洲均势的不断破坏与重组。在这一时期，欧洲的君主专制国家逐渐被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国家利益取代君主利益而成为各国最高的追求目标；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特别是一个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强大的德国在中欧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国的力量对比，推动了欧洲传统均势体系的崩塌。历史证明，德意志的分裂是欧洲均势得以成立和维持的一个重要前提。1871年德国的统一破坏了这个前提。不过，在俾斯麦精心策划的以防止法国复仇和德国陷入两面作战为目的的大陆联盟体系之下，维也纳体系所构造的欧洲和平并没有立刻被破坏掉。但是，随着德

^① [美] 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8, 60页

国实力的持续增长和德法、德俄、德英之间矛盾的加剧，欧洲的均势最终还是被两大集团的对抗所取代，整个世界被欧洲列强的争斗拖入到一场残酷的规模空前的杀戮之中。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被建立起来。这一体系已经越出了欧洲范围，将远东也纳入到欧洲列强所设定的国际秩序中来了。这一体系的目标是防止战败国德国的再起，同时满足或平衡战胜国家（不包括中国，虽然中国也曾参战并属于战胜国）的既得利益。从时间上看，这个体系是短命的：因为它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就土崩瓦解了，似乎只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过渡。但是，从内容上看，它又是深刻的，给人留下许多教训和启示。首先，这个体系是不健全的。美国帮助欧洲熄灭了战火，并由威尔逊总统给几百年来欧洲列强支配的国际政治带来一股新鲜空气。但凡尔赛会议之后美国又退回到传统的孤立主义状态中去了，留下英法两个已经沦为二流强国的国家勉为其难地支配着欧洲乃至世界事务。虽然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将最初设定的凡尔赛体系修补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依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第二，这个体系也是不明智的。尽管由于革命和内乱，俄罗斯（十月革命后称“苏俄”，1924 年成为“苏联”）实力受到了极大削弱，但其作为大国的根基并没有被根除；尽管战败了，但德国从腓特烈大帝时代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并没有在一战中被摧毁，苛刻的惩罚更是培养了德意志人的“修约”意志和复仇决心。俄罗斯和德国这两个已经在欧洲的舞台上展示过巨大能力的大国一起被摒弃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这种做法本身就为体系的坍塌留下了隐患。第三，这个体系从长远看也是不现实的。没有美国的参与，德俄两个大国被排除在欧洲和世界的制度安排以外，再加上风起云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制造的从来没有稳定过的国际关系格局很快就被德意日法西斯势力

冲垮了。特别是随着1929年资本主义“大危机”的发生，英法等西方国家从防止德国的再起到绥靖德意势力，从围堵社会主义苏联到祸水东引，都没有成功，最后又不得不自食恶果，给人类社会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爱德华·卡尔以“二十年危机”来概括、形容和分析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失衡与失序，有其深刻的道理。

雅尔塔体系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诞生的雅尔塔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直由欧洲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德意日战败了，英法也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苏联虽然也遭到重创，但却在战争中发展起强大的军事和工业生产能力。美苏成为世界的主宰，东西方冷战成为此后二十余年国际关系的主旋律。雅尔塔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在全世界制造了东西方对抗的两极格局，并且把意识形态之争掺杂进现代国际关系的复杂纷争里。美苏竞相发展起来的核武器，更是把人类置于有史以来最危险的自我毁灭的境地。冷战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经有所缓和，70年代初更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这种新的格局不仅在于美苏关系实现了更大程度的缓和，而且在于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对两极格局的扭曲，在于西欧与日本独立性的增强，在于第三世界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兴起，从而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多元化”格局。但是，世界的主要问题仍被局限在美苏冷战的战略框架里，直到1989年开始的东欧巨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

冷战后转型中的国际关系 冷战的终结以和平而不是以战争的方式改变了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体系，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时它也给“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推测与判定带来了难题。冷战结束之初，“多极化”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推断，也几乎是国际关系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实力与影响的持续膨胀，美国支配世界的的能力与愿望都在持续增长，“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

开始逐渐清晰。然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正在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整个人类社会越来越直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国际关系越来越不再是纯粹的国家间关系或政府间关系，而是与一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与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发展，更是要求人类社会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把“国际政治”上升为“全球政治”。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所造成的分化，又使传统的种族冲突、宗教纷争和文化排外重新成为人们每天都要听到和看到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前途取决于如何超越传统意义上民族国家框架的束缚，融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里去；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前途则取决于能否实现或更改，建立或健全自己的民族国家体制，在日趋狭小的国际空间里为自己寻找一块立足之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创造的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关系体系的主体，但不同的主权国家或不同地区的人民所面对的却是天壤之别的历史境遇。这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所面临的一个逾越不了的难题。

二

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展现出一幅我们在国际关系史上未曾见过的景观：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国之间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似乎消除了，但地区冲突却此起彼伏，战火连绵不断，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苏东巨变似乎使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终结了，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矛盾纠葛正在衍生出诸多问题，并在向着一个未知（甚至是危险）的方向发展；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正在消弭国家的界限和主权的完整，但民族主义诉求却又成为冷战后世界的一大潮流，使当今世界经济上的一体化与政治上的碎片化同行；美国在冷战后确实成

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以号称“现代罗马”，但美国本土却在珍珠港事件发生 50 年之后再次成为遥远的敌人成功攻击的目标，使这个最强大国家的人民对恐怖主义产生了比最弱小国家人民更强烈的恐惧；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在冷战结束之后继续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但内部冲突不断发生，最近又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发生了“新欧洲”与“老欧洲”之间的分裂；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冷战结束后东亚国家经济上的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军事上的“逆裁军”现象却为这一地区未来的发展留下了长长的阴影；在冷战结束已经十年，人们期盼国际局势的演变尘埃落定之时，国际恐怖主义又异军突起，成为诸种国际矛盾的焦点，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冷战后跨国媒体蓬勃发展，卫星电视、因特网、报纸、杂志和电台等不仅将世界联为一体，而且进而参与设定重要的国际议题，俨然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一种特殊的非国家行为体，并在某种程序上改变着国际关系的性质、方式和含义；最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环境问题愈加重要，真正成为世界人类命运的共同问题，人类能够超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体系而解决环境问题吗？这是对传统意义上国际关系的最现实的挑战。总之，冷战的终结把世界从两极对抗中解脱出来了，但冷战后的世界也失去了两极世界的壁垒分明和核恐怖之下的和平安定，冷战期间两极对抗的国际关系格局没有让位于多极均势，但却被多种矛盾的交织与融合所取代，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当代国际关系问题。弄清楚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是我们思考和应对这些问题的前提。

全球化问题 面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局面，如何深入地研究下去？我们认为，全球化是我们了解当代国际关系问题渊源、现状和前景的基本切入点，因为它标志着国际关系时代背景的转变。尽管近年来关于全球化的论著已经是铺天盖地，诸多论点对于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我们在本书中还必须

将其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讨论。全球化的进程并非始于今日，但只有在今天，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才如此广泛和深入。冷战的结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但它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而这种影响是在冷战后逐渐显现出来的。换言之，冷战的结束不仅结束了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对抗，而且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敞开了大门。冷战的结束，全球统一市场重现和信息革命的普及正在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大国关系的积极调整，经济集团化、区域化和一体化的加强，非国家行为体能量的上升，国家主权的分割与挑战，美国霸权的扩张、安全概念的更新，地区冲突的蔓延，乃至恐怖主义势力的兴起，都与冷战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把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03年“沙斯”（SARS）病毒的迅速扩散使之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国家利益需要重新界定，国家主权不得不让渡于市场规则，国家安全增添了许多新的含义——这一切正在塑造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而这一切，已经不再仅仅是冷战结束的产物，它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直接联系在一起。由此，当代国际关系是一种正在演进中的新型国际关系。

地区冲突问题 但是，冷战后此起彼伏、战火不断的地区冲突展现出来的却似乎是另外一幅场景。从久拖不决的波黑冲突到科索沃内战，从索马里内战到埃厄全面冲突，从卢旺达、布隆迪部族大屠杀到大湖区此起彼伏的动荡，从塞拉利昂的钻石之争到刚果（金）的持久内战，从巴以之间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的血腥屠戮到印巴之间一触即发的全面战争，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到围绕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当然还有车臣战争，阿富汗内战，库尔德人问题，拉美国家的反政府游击战。冷战的终结似乎开启了仇恨的闸门，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同种族、部族，不同信仰之间积淀已久的恩怨终于无所顾忌地迸发出来了。历史在这些地方似乎是在倒退。如果说全球化推进的是人

类社会的一体化，是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但地区冲突却是在加剧人类社会的分裂，推进世界的碎片化。

在这种局势面前，作为冷战后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作用显得愈加突出。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率领多国部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包括尚未垮台的苏联的支持，将萨达姆军队驱逐出已经被宣布为伊拉克第17个省的科威特。冷战结束之初，波黑战乱突起，交战三方的血腥程度让曾遭德意法西斯蹂躏的欧洲瞠目。欧洲国家寻求美国的干预，但美国人却声称波黑冲突是欧洲人的事，应该由欧洲人自己解决。波黑冲突由此久拖不决，联合国也无能为力。最后，还是美国出面施压，摆平了三方的纠纷，并在华盛顿签署《代顿协议》，终于停止了波黑内战。美国曾把巴以双方牵到谈判桌前，通过签署《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的原则协议》，为巴以乃至整个中东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和平前景，世人为之振奋；但也正是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而使巴以和平出现了严重的倒退。1999年，美国抛开联合国，率领北约军队干预科索沃危机，使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分裂后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实际上丧失了对科索沃省的主权资格。2002年，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基地”组织为名出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3年，美国更是不顾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包括其盟国法国和德国的强烈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且正在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建伊拉克。冷战后的历史证明，没有美国的干预，许多地区冲突都停止不下来；但美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未介入地区冲突的。

美国霸权问题 美国霸权问题实际上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有人认为，“今天的世界秩序不是建立在力量